

曰吾先歸蓬島矣建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蛇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泊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初慶真觀首登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為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為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疑仙傳卷上 中下 同卷

隱夫 玉 商 樸 翔一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為名今以諸傳構

成三卷目之為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醪醪以飲別元臨歧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為賣藥翁人買藥不得則

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善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其殮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為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為人即姓名也名人也又何妄為姓名也諭曰攜一囊藥而治眾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眾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後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

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固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反害人論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指我而指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指也論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為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論因投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論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論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觀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街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

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達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歛容而言曰見自獨吟獨歎何少年踈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語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

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為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琴撫弄必凄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垆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

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大者奚落魄之甚也心

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為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大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即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大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為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即為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為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為麗詞達士即不以為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稟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爾復沉體穢氣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為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

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
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
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歧隴間人或以酒飲
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

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
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

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者
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山峯

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
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

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
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

登一樓俯翠欄寒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
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畫

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
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

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惟飲當復歸此若久
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
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

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
回至歧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
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犖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
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

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
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

爾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
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

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
其事得不以為私乎女曰但勿泄我嘗連問

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
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

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錄我且虛
聞聞問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

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
昇清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錄也夫神仙
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
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

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
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
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

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
潛有命故有餌木却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

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草為衣裳日夜勤苦
於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

木却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
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

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華苑而一必
不爰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

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去
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

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
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
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
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
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好道之流
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

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遂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訝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遂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載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嘗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

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候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玉簡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為脯汲水為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為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為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綠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於